

追思黎辛

□ 张文欣

前不久,收看中央电视台关于纪念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专题节目,突然又看到了出镜的黎辛,他正在讲述当年延安的往事。熟悉的面容,熟悉的声音,仍是那样亲切,但是我知道,虽然屏幕上音容犹在,其实他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。

黎辛是我国文化艺术界的一位老革命,是我的汝州老乡,是文学前辈,也算是一位我忘年交的朋友。最初和他见面是在1987年洛阳牡丹花会期间,汝州市文联的张进才主席陪同他来洛。在宾馆邂逅,匆匆作了介绍,印象中他是一位很精神的矮个子老头。

后来断断续续知道了他的一些情况,和邓拓同过学,和丁玲共过事等等,反正资格老得不得了。2000年夏天,我受邀到中国作协北戴河创作之家度假,登记入住的时候,遇到了黎辛。能在这里遇到我这个小老乡,他很高兴,也很热情,半个个月的时间里,我们有过多次交谈。

黎辛原名郭有勇,是汝州市临汝镇人,1920年出生,父亲是一位军医。1938年,他在开封读高中时奔赴延安参加革命,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,1942年开始在《解放日报》副刊当编辑,丁玲时任副刊主编。毛主席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最早就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,黎辛是责任编辑。他当时还为贺敬之的《白毛女》、李季的《王贵和李香香》等文学作品写过多篇评介文章。在解放战争时期,黎辛任第二野战军的新华社随军记者,曾发表过著名的《西瓜兄弟》等一批新闻特写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曾参与创办《长江日报》,任副总编,后来又任中南大区的文化局长。不久上调北京,参与筹建中国作家协会,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、副秘书长兼机关党支部书记。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,丁玲被定为右派分子,他作为支部书记,当然参与了给丁玲戴“帽子”的过程。但到1958年,他被认为是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线,对敌斗争不坚决,自己也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,下放到湖北、广东等地,历经风雨坎坷。1978年,他的“错划右派”的问题得到纠正,回到北京,先后到中国文联、中宣

部文艺局和中国作协工作。在中国作协,他又担任了20年前他曾任过的职务:副秘书长。1982年,他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,后来在这个职务上离休。

他说话的语速缓慢,但很清晰,不过已没有多少乡音的味道了。我们的谈话有时在房间,有时在院子里,有一次,他指着这个院子说,这个创作基地也是当年我负责建的吧。是啊,他是新中国新闻事业、文化事业、文学事业初创时期的参与者,张口就是历史,随手就是典故啊。

黎老的身体很好,当时他已经80岁了,但满面红光,精力充沛,行动敏捷,没有多少老态。他还是个游泳好手,在海水浴场里,他的游姿轻松自如,博得大家一片喝彩。我是个旱鸭子,有好几次黎老亲自给我纠正动作,还作示范。有一次,他对我说,要身体健康,牙齿非常重要,一定要注意保护牙齿。我饭后必刷牙,用一点牙膏就行,形成习惯就好了。这算他养身健身的秘诀吗?后来,我部分接受了这个方法。

那一次,王蒙也在这里度假。他们当然很熟悉。有一天早饭后,他拉着我和王蒙照相,于是我就有了一张我们三人的珍贵合影,这位当过部长的作家当时很随意地穿着短裤。

黎老对家乡很有感情,他后来经常应邀回乡参加各种活动。汝州的温泉闻名遐迩,他就经常带北京的朋友们到温泉来洗浴疗养。2001年春,他又来到温泉,我听说后专程从洛阳去看他。他们同行的有原中宣部代部长、著名诗人贺敬之、柯岩夫妇,还有丁玲的丈夫陈明等人,我也很荣幸地拜会了这些文学界的老前辈。贺敬之还专门为汝州的温泉写了一首诗,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后来成为汝州温泉的一张名片。那次我也专门邀请黎辛老和他的朋友们来洛阳一游,并在真不同酒店宴请了他们。

后来我们的联系多起来,他多次给我写信,打电话,寄他发过的文章,很多都是回忆延安时代的。那是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,他还有个笔名叫“解清”,他解释说,其实就是暗指解放日报和驻地清凉山。他的字写得很大,却歪歪扭扭不好辨认,和他说话时清晰地表述成为鲜明对

照。他后来多次来洛阳,也作过报告,我也多次陪同。他后来也去过他在北京红庙北里的家里看望。他的夫人黄懿芬老师是鲁迅学院的退休干部,极为热情,其实黎辛老的很多活动都是黄老师帮助安排落实的。

黎辛是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艺术领域许多事件的亲历者,随着许多老人的逝去,他的历史化石的作用愈加凸显。他的很多回忆文章被多处转载,他被许多单位和地方请去做报告,许多报刊也约他写文章。前些天的电视节目里,黎辛讲述了毛泽东和女儿学唱《白毛女》的往事,像这样珍贵的细节,除了黎辛,现在还会有几个人知道呢?

他已出版的作品有《黎辛文集》和《亲历延安岁月》等,还有一本是专写博古的。他的晚年很充实,也很忙碌,有时候,也会给我打个电话,说还记着要请我吃烤鸭呢。

但是,高寿而健康的黎辛,最后还是因为疾病住进了医院,并且是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。医院封闭管理,连家人的探视也受到限制。我打过几次电话,却都是护士赵师傅接的,他说黎老已不方便接电话,但他可以转告。说什么呢,无非是些问候和祝福之类的。唉。

2021年,建党百年,101岁的黎辛在医院接受了中组部颁发的“光荣在党50年”的荣誉奖章,有82年党龄的黎辛自豪地说:“我是个老党员!”

2021年7月25日,黎辛在北京逝世。遵照他的意愿,丧事从简,不办追悼会,不举行告别仪式。一位老共产党员,一位走过战火硝烟,又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老革命、老战士,就这样悄悄远行。

后来,黄懿芬老师专门给我寄来了有关黎辛老逝世的资料和一封信。她说,黎老每一次回乡,见到你都很高兴,回来总是念念不忘,说你重乡情。黎老是家乡的光荣和骄傲,对于他,我们这些晚辈和学生,尊重和热情是发自内心的啊。

黎辛走了,但他的业绩和精神永存。
(张文欣,汝州人。现为洛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)

五湖水龙吟

□ 李晓伟

这是一座缺水的北方城市,却处处散发着江南水乡的韵味。

云禅湖、丹阳湖、望嵩湖、天青湖、鹤鱼湖,一串青玉般自北向南铺就而成的汝州五湖,说不上烟波浩渺,却总是波光潋滟;看不到波涛汹涌,绝对是水天一色。

水连水、湖接湖,那被湖水包围形成的半岛、小岛,像镶嵌在碧玉盘上的宝石,风景秀丽,神秘莫测;那以汝帖为主题的帖院立于水面之上,曲径栈道,幽曲回廊,湖光映院,“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”。

在这里,天是透亮的蓝,水是透明的绿。城市与自然相依,繁华与宁静并蓄。四时不同景,举目皆成画。望尽风云变幻,忘却岁月更迭。

五湖是从北汝河出发的,她以我们的意志,开新路,脱枷锁,一路向北,像游龙洄游一般,揽尽山河行藏,阅尽人间瑰色,奔向自己的归宿,回归最初的原点。但她的目标是前方,是风起青萍之处的五湖,是波成微澜之处的五湖,无惧艰难险阻,成就坚忍不拔,涛声依旧,不改初衷。

一水、三段、五湖、四岛,这里的风景,总是润眸,山水相逢,如诗如画,醉人心魂。

盛夏时光,轻柔的风儿把湖水撩起一层层规则的波纹,在金色阳光的辉映下,整个五湖就像盛满了闪闪发亮的碎银,远远望去,映入眼帘的是荷花在婷婷绽放,鸭鹭在

恣意觅食,成群的水鸟在湖面上空自由的飞翔,箭一般飞向天空,留下的只是湖面上泛起的圈圈涟漪。偶有飞鸟投下的影子,又让五湖里多了一份灵动。

那水,清澈、清新、清丽。在这里,每一个人都可以做一个临水照花人,颠倒形影,眉眼盈盈;那水,善解人意,顺山顺路顺心情,不争不谋,大善无形,指引着我们,从历史到现实,从当下到远方。

水上栈道,亲水平台、历史名人园,置身其中,让人耳濡目染,尽情领略汝州历史文脉。这里的植物配置是优化的,注重物季节变化,合理搭配乔灌木,已经做到了“四季常绿、三季有花,两季有果,一季有叶”,打造春花秋叶的美丽景观。想来,每一方的湖光山色,都涵养着每一方的精神吧。

五湖的美质雅韵,让人遐想,让人陶醉,让人流连。这一湖迷人的翠碧里,竟泛出了天青的涟漪,像一颗颗璀璨的宝石,映衬着蓝得发亮的天空,给宁静和纯洁的湖面,抹上了神奇的色彩。白云飘过,满池碧水中浮动着倒影,显得愈加明媚和娇艳。

一边舍弃,一边弥合。要想找一个地方舒放久居城市带来的压抑与苦闷,寻找内心那份宁静和舒缓,五湖肯定是一个治愈心灵的好地方。就像我们无力驯服生活中的每一朵浪花,却可以随机应变,对时光做出花式反抗,不辜负所有的年华。

在午后的古街,遇见墨子先生

酷暑的午后,崂山腹地的墨子古街,烈日的温度似乎没有降低多少。在古街入口遇见先生,先生如一尊雕塑,汗滴不见,我却汗流浹背。

站在我面前的先生,不止是一具雕塑,真实的先生,一定比雕塑还要镇定。周王室的日益凋敝和各诸侯国的惨烈征伐,以及兵燹之下的生灵涂炭,让先生一身系于天下苍生,目光沉稳而坚定,步履匆匆而执着。

那是一个战云密布的时刻。大国楚国要攻打小国宋国,名臣公输盘助纣为虐,反而为楚国制造出进攻的云梯等尖端器械,大战一触即发,宋国子民即将经历一场生死浩劫。

先生闻讯后大义盈胸,一生倡导兼爱非攻的他,即刻从鲁国动身,舟车劳顿,十天十夜,到达楚国首都郢。来不及洗尘,先生径直去见公输盘。大战在即,公输盘见到先生后,很不高兴地问:“先生有什么见教呢?”

早已胸有成竹的先生,预设话题圈套,假意用重金聘请公输盘去为他杀一个人,让公输盘自己说出“我坚守道义坚决不杀人”的命题。先生话锋一转,指出了公输盘为楚国造云梯攻打宋国就是“非道义的杀人举动”,让公输盘自己陷入理屈的难堪境地,最终答应引荐先生去看楚王。

到达楚国后,先生又用预设话题圈套的方法,最终说服楚王放弃了攻打宋国的主意。当着楚王的面,先生作路演,用自己的衣带当作城墙,用木片当作守城器械,多次巧妙化解了公输盘的攻城战术,让楚王彻底对攻打宋国死了心。

先生的良苦用心,化解了一场战争危机,也使得宋国的人民免去了一次战火创伤。

我佩服先生高深莫测的智慧,更佩服先生临危不惧的勇力。

先生的奔走劳累,就是为了天下苍生能够和谐、幸福地生活。就像今天,我能够以一种优雅闲适的心态走进古街,感受乡村游赏带来的乐趣。

当我见到先生,一番心灵对话过后,如醍醐灌顶,我的心情然宁静下来。

午后两点钟,太阳正毒,小吃街上,游客三三两两,大多的门店闭门歇业。这样的氛围对我来说,或许正好不过。我喜欢宁静中的山水,不修边幅原生态的院落,没有人打扰和它们,让我得以静静地用心去触摸这些山水、院落。

杨柳的枝叶,正是最丰腴的季节,阳光即便穿透进来,也减弱了许多,在墨绿色的青石地面印出黑白分明的水墨丹青。这样的情调,在古街,是刻意雕琢之后的力求自然,却与先生心中的意境极为吻合,与我则心有戚戚然。

我喜欢着这样的地面,于是不知不觉走向古街深处。那些门店,灰墙黛瓦,幌子飘展,不时有小巷曲径通幽,不知究竟通向哪里,让我顿生浮想。

两台水车,巨轮缓转,红风呼呼,风生水起,水柱连接,转为水幕,翻转不绝,溅玉泼翠,令人叹为观止。

转过街角,忽然现出一处古朴的院落。那座柴门紧闭的屋舍,像是一座酒肆,又像是一户山里人家,翠竹高树掩映,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。让我想到,这个院落里一定是一个清凉的所在。或许有一位高士,正在闭目小憩。院落里的一株桂花,正在悄悄酝酿着花骨朵,主人却浑然不知。

望着这座幽静的院落,我的心里充满了拜访的渴求。这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,雨后初晴,山道微湿,我想象着自己是一名远离了尘俗的野士,戴着高高的帽子,穿着宽大的衣袍,脚踏木屐,小心翼翼踩着门前石台阶上滑溜溜的绿苔,轻轻叩着门上的铁环,生怕主人听不到又惊扰了主人的梦境。

这些古朴的街巷、屋舍,对我来说,却是奢望的梦中家园、精神的乐园。每次走进这些古朴元素的氛围之中,我都会油然想到,如果有一天,我能够远离尘嚣,将此生寄托于

山青、湖绿、云白、天蓝……就在大地之上,城区之间,因缘际会,腾云飞跃,湛湛对青天,粼粼映波色,构成了一幅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”的美丽画卷。守望湖光水色,任其云卷云舒。五湖,由此被描摹成了北国的江南。

一座城,有了水,便有了灵气、有了灵动、有了灵感。说起来,五湖之于汝水,既是文化传承的水,也是万流汇聚的水。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长河里,我们在——领略这水,——回应这水。

一抹夕晖,一池碧水,一段山色,一片翠阴,一段悠闲时光。此刻,眼前的这一湖水面,泛起一丝涟漪。过去的已经过去,未来的还不曾到来,在五湖,安守当下这一份恬静、淡然的美好,静看流云,细数花落,何尝不是一种清欢?而那湛蓝天空里的一片云彩,和那一汪碧绿的湖水,又何尝不是真想让人带走的?

小舟横截春江,卧看翠壁红楼起。云间笑语,使君高会,佳人半醉。危柱哀弦,艳歌歇响,绕云萦水。念故人老大,风流未减,回首,烟波里。

推枕惘然不见,但空江、月明千里。五湖闻道,扁舟归去,仍携西子。云梦南州,武昌东岸,昔游应记。料多情梦里,端来见我,也参差是。

水化龙,龙啸东方。此时,吟一曲苏东坡的《水龙吟》,是很合时宜的。

□ 毓郭

此,无欲无求,以粗茶淡饭果腹,与日月清风为伴,以青山秀水为琴台,不问人间寒暑,无意名利富贵,岂不快哉。

今天在这古街,我再一次有了隐居的念想,或许这个人,是不大喜欢官宦、名利场的,甚或有点厌恶世俗气息的。

我不是什么假清高,总是觉得,自然的山水,悠然的屋舍,总是带给我无尽的洒脱与闲适。在这样的境地,即便一次慵懒的午睡,一次树下的漫茶,一次禅定的凝月,都是极乐的愉悦。

由此臆想,为了天下苍生安危奔波的先生,在忙碌之余,也是喜欢恬淡宁静的。不然,他为何要穷其一生去倡导兼爱、节用、尚贤。如若先生的主张,在纷争的春秋末期能够实现,天下纷争平息,宇内和谐一统,百姓安居乐业,先生一定也会布衣而归,隐居山林,采菊东篱,以杖荷蓑,过着粗茶淡饭自乐哉的日子。

想着先生的伟大主张,想着先生致力构建的梦想家园,我的脚步不知不觉,穿街过巷,移步换景,走过灯光交织的梦幻奇旅,翻越记忆环绕的火车铁轨,走过浪花翻滚的水上世界,走过农耕地里的纺织屋、染织屋,迷失了方向一般,忽然又转回了先生伫立的地方。

就像白乐天所说的那样“长恨春归无觅处,不知转入此中来”。原以为走到了远离先生的地方,却又不知不觉又走到了先生的面前。

先生面带微笑,笑而不语,似乎想要听取我的表述,又似乎要与我心灵相交。这是先生出生的地方,如今成为一片吸引四海游客光顾的美景。我想,先生若看得清楚,这宁静而闲适的一个所在,定是先生所极力赞赏的王道乐土。这样想时,忽然觉得先生的心里在大笑,这笑声,声震林樾。

于是更有痴想,有朝一日,能与先生终日同游古街,亦游亦学,岂不美哉!

风穴寺赋

□ 龚延民

天悬北斗,地生箕风,分野照应,运化贯通。箕山之阳,汝海之滨,风穴山域,万善辐辏。莲台踞寺,青荷铺陈,九峰朝聚,拱卫千轮。女娲受赐凤姓,躬察此土之仁,率族穴居生息,悠悠汝水亲临。龙峰东麓二窍,风起必先警器,世称大小风穴,此山因以号。佛祖因风点穴,白云当空荫蔽,亦岭绵密葱茏,芬葩郁郁菲菲。是故曰风穴,曰白云,曰千峰,曰香积,独擅林壑之美,雄冠兰若之尊,或谓山中佛寺,或谓寺中有山。

寺之立也,始于东汉,战乱倾圮,北魏重构,隋唐复兴,贞师修营,跌宕后汉,延沼开山,矗临济之大纛,昌汝海之宗风,行缘化而教泽,燃禅灯发光明,大德接踵,檀越望倾,声洪梵林,法撼虬龙,天台圣地,临济祖庭,禅烈文韶,四海朝宗,于今千八百年矣!

维其风,乾坤之消息。呢喃润雨之霏,骀荡明丽之春,动触翠微之姿,摇曳铃铎之音,鏗鏘夜闻金戈,飘忽不度之晨,咆哮江河之怒,飞鸣林苑之振;激昂英雄豪气,飘扬巾帼袂袂,摧折枯朽之木,扫荡无明妖氛,遥寄阆圃之芳,舒卷晴空之云,协奏黄钟大吕,递传清歌妙韵,起于萍,出于穴,显于扇,友于声,藏于柳丝,挂于帆席,融于簌扬,芬馥荆芒而会于心。观风知度,儒风、道风、释风、人风,演变古今,与时混澗矣!

维其水,八德之惠存。三泉竞涌,二峡流津,帘挂珍珠,日夜缤纷,聚潭澄澈,莫测浅深。观音圣尊,灑泉大慈,早浴衡均,浪浪莫侵。首乌深植,水浸硕果,篁林清幽,喧哗龙吟。洞溪汇流,绕寺东南,溪上紫陌,桃花临岸。升仙桥畔,水色明艳。桥横玉带,氤氲弥漫,池开净友,复出君泉,磅礴之下,碧眼望天,凝滞山门,伏藏不见。水不出山兮,岂渴饮必来矣;物不迁以周流兮,虽回环而日新!

维其木,丰茂而诡谲。青峰绿谷,翠柏优渥,摩日凌云,交荫枝柯,磨折皴裂,若螭若螺。无耕无播,自生自孽;伐而复长,不惧斧钺;不移他山,守界有节。无用大用,不熄薪火;柏香浓郁,永馨岁月。昔者古柏夹道,日影月照,风吼怒涛,勇者攀树,自山口抵寺而不履地,惜乎不存。“一棚伞”、“三炷香”、“云锦柏”,当时名木,遥想寄托。然此地傲勃,生机无涯,桂可隆冬移栽,梨爰霜后发花,坡有逆行之怪,草有苕蕝之质。

寺之煌煌兮,六合独之。五行眷顾兮,昭明四时。雁塔腾火兮,高标赤帜;宋塔宣和兮,轰鸣山谷;金殿端严兮,藏碑最古;毗卢璀璨兮,众生庇护。六祖殿之静穆兮,深恩宗谱;藏经阁之蒐嵬兮,贝编宏富。地藏殿之门楣兮,雕花透出;翠岚亭之晨暮兮,烟岚绿竹。吴公园之隐吴公兮,经年莫知;望州亭之望州兮,屡接海市。岂曰石头路滑,我心自有扶持;锦屏风之藏法云兮,有解烦之灵珠。一寺四庵兮,桂香连幼兰枝,齐福寿至长命兮,同菩提之彻悟。禅寺无尘兮,官厅不存荣辱。玩月台之露冷兮,起落风雏;上下塔林兮,佛影永恒!

奉持大乘兮,华路蓝缕。贞师讲法兮,道可伏虎,柏洒龙山兮,敕封七祖。风穴延沼兮,榛莽辟践,孤灯七载兮,盛开法筵。云幄行善师蜀地北行,挽播播大厦之将倾,传语录而教喻兮,接续七百年临济之法灯。憨休如乾陀,垂垂博通,诗文锦润兮映照彩虹;寂空遭响兮霹雳振颠,垂类公案兮激浊扬清。雪兆果性师光御四维,临机杀活兮任由施为;捷隶正传兮灯蛾试谏,了断万事兮高格垂范。颖石如珣师撰著《勾瞿》,白马钟鼓兮洛东风靡;主持风穴兮十年奋起,道风凛然兮捧喝当机。脱颉海月师千练精明,嵩山问对兮恭迎乾隆;帝称有道者风穴老人,光彩禅林兮筑桥接圣。代有宗师兮弘化执衷,桂庵奎光兮励学培风;锦结汝上莲社兮二百年叱咤,留声雷音兮启肇文华!

登高望瞻九峰兮,狮子山最惊魄,如须弥之重围兮,有世尊之跌坐。玉皇峨然柱天兮,延展千峰与万壑;石楼危岩突出兮,如紫微之宫阙。蜡台烛火常照兮,白鹤舞伴青蛇;奇葩丛生钵孟兮,异卉遍布璇珠。西天灵鹫宛在今,紫云栖翔鹰雀;黄鹿衔草灵芝兮,呦呦竹蒿芬芬。寻覓净土与祇园兮,何妨此处之停歇?饮八景之大醪兮,复七十二之小酌,醉江南之园林兮,翻雪域之贝叶;卧匡庐之云窟兮,得长房括壶之秘诀。

吁嘘长叹兮,红尘何急急,我寺卓卓兮,大块锦丽地。莲台壶心兮,清逸复自恣,顷刻之游兮劲爽终日;三秋之居兮恍然忘时;百岁之栖兮悠然出世,千年自在兮神龙驱驰!

颂曰:
中原古刹,神秘风穴。辉煌古建,山水灵光。栉风沐雨,赓续法华。利乐有情,禅灯燃放。旃檀飘香,赫赫龙象;瑞莲挺秀,远播清芳。

沁园春·八一赞歌

□ 孙利芳

橄欖情怀,砥礪前行,牢记党心。望中华大地,茫茫万里,家国情愫,溢满全身。抢险防灾,泄洪抗旱,一线冲锋不负春。扶贫路,绘乡村画卷,美丽如新。

红旗漫卷如云,领华夏忠诚钢铁军。念民族昌盛,国家安穩,复兴伟业,再铸军魂。展望征途,踌躇满志,世界和平友好邻。中国梦,有人民子弟,笑傲乾坤。